

體驗「國際劇場工作坊節」 推開窗戶看風景

早前出席了幾個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部門主辦的「國際劇場工作坊節」工作坊，如劉姥姥遊大觀園般，大開眼界。一個好的工作坊，即便只是如我般旁觀，也能切實地在那一同呼吸，體驗創作的不同可能的實在感，而且可以與不同的創作人近距離接觸，又非觀看其作品演出可得到的。其中兩個工作坊，一個看似無為但卻是心思處處，一個是計算精確的訓練方法，給我的印象甚深。

文：江藍

圖：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提供



■安倫與學員討論他們所寫的文本。



■為了讓學員容易掌握表現不同的情緒，「實時表演」工作坊的兩位導師特意安排了雪糕筒當學員的練習「對象」。



■參與「形體、文本和舞蹈寫作」工作坊的，除了綠葉劇團成員外，也有創作人和舞者。



■每個工作坊都會有公開講座，圖為安倫在講座中介紹他的作品。

充滿好奇心的創作人

挪威編舞、編劇及劇場導演的安倫·路甘安·奧仁（Alan Lucien Oyen）的「形體、文本和舞蹈寫作」，是我唯一能五節工作坊都出席的一個。安倫十一年前發表首個獨舞，不久成立自己的藝團「冬季旅人」，現在身兼挪威國家歌劇院及芭蕾舞團的駐院藝術家，是近年在國際間冒起的新一代創作人。我對於他由舞蹈轉入劇場，兩者同時創作的履歷很好奇。

第一節工作坊時，安倫直說由於自己沒有主持這類工作坊的經驗，決定把工作坊變成一次與學員分享他創作過程的旅程。於是由他自己開始，每人逐一介紹自己和分享一件近事。

四十不到、六呎多高的他還保持着一股純真，對事情，不論大小都充滿好奇，以合作的綠葉劇團為主的學員都較年輕，分享的故事有家庭現況、童年往事及愛情故事。聽着，他會問學員事情發生時有沒有穿鞋，又或者穿什麼顏色的衣服，是清晨還是黃昏，但他並不是咄咄逼人地要探知你的私隱，而是真的對細節充滿好奇。這就是他採集素材的方法——他喜歡從真實人生中找尋創作材料，然後用在創作之中。

第二天學員分享了根據前一天聽到的故事所寫成的文本。大家一直隱隱然期待的形體與舞蹈仍然沒有發生。第三天他剛出現，便把自己從各人故事中擷取的元素寫成的文本分發給各人。然後，大家分組去演繹獲分派的段落。在他撰寫的文本中，看到他如何將來自十多人的故事抽絲剝繭，左移右挪地變成了一段段富詩意及意境的故事。第四天工作坊，舞蹈及形體終於出現。他對動作的要求顯然是清晰得多，看得出他芭蕾舞訓練的背景。與學員排練時，他很清楚告訴他

們動作的構成與背後的成因，然後再由學員編排一段段呼應文本的動作。第五天，他把段落串起，串排時看到的「初稿」已是相當不錯。整個工作坊好像沒「學」到過什麼，但在完結後，才發現在這分享創作過程中，安倫已讓學員領略到尋找、篩選和運用材料的方法，而最重要的，相信是令大家明白到，保持好奇心的重要性。

在扮演與不扮演之間

比利時藝術家楊·法布爾（Jan Fabre）的教學團兩位成員——伊凡娜·尤斯特（Ivana Jozic）與卡斯帕·范登貝爾格（Kasper Vandenberghe）——主持的「實時表演」工作坊，應是我出席過的幾個工作坊中，最有系統，也最多張力的一個。而合作的單位則是無伴奏合唱團「一舖清唱」。

楊·法布爾是比利時最著名的當代藝術家之一，視藝及演藝均享有地位。最新演出《奧林匹斯山》（Mount Olympus）是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實時演出，相信也是工作坊名稱的由來。法布爾應該是這次訪港藝術家團隊中，最為香港藝圈認識的一位——儘管年輕的學員大多未聽過他的名字。這次工作坊相信應是相當貼近他訓練演員的方法。工作坊開始前，已把近百頁的文字資料傳給學員，其中包括學員需要背誦的文本。每天早上均是練習，學習呼吸，扮貓、扮虎、扮清潔地方、扮老人，下午則以惡魔作為訓練的課



■「實時表演」工作坊中的惡魔訓練。

堂，練習不同的情緒表現。工作坊對學員的要求十分之高，訓練的不只是形體，還包括聲音、體能和意志，要求他們大放大收情緒，而且中間沒有推進位，說變就要變。而且伊凡娜及卡斯帕兩人常常強調「做動作，不要扮演」

（Do the action, don't act），他們要求有真實的情感和動作，但不是要扮真實，要學員完全開放地去做練習。扮演與不扮演之間這個準則實在不易拿捏，對學員的身心構成很大的壓力。工作坊期間感覺到學員的疲憊，但也見到他們的「鬥心」——激發了他們的潛能和隱沒了的情感。最後一天工作坊以一段長達個半小時的舞會場景作結，學員每個都有秘密的角色身份和任務。他們隨着音樂跳舞，角色身份及任務就慢慢地我們在面前揭露，很是精彩。

基本上，楊·法布爾要求演員掏出心肝去演繹，要他們挖掘心底腦海最深處的情感，管它是喜悅、仇恨和恐懼，但要清楚了解自己的情緒，這種對演員身體及情緒的要求，相信並非人人可以接受。

其實，這次「國際劇場工作坊節」不僅是為本地戲劇人提供多些創作的方法，也讓我們認識到更多不同背景藝團的風格，像為本地劇場工作者開了不同的窗口，窗外的風景不同，大家看後也不一定完全喜歡。但那不打緊，起碼有接觸的機會，大家各取所喜，然後繼續藝術上的探索。工作坊節雖結束了，但聽說有藝團在磋商合作機會，也有學員去了楊·法布爾劇團試演。一切才剛剛開始。

水晶看戲

文：水晶

《驚奇的山谷》，大師的新衣

11月，一部來自法國北方布夫劇院的小戲《驚奇的山谷》驚動了中國戲劇界。這部作品同時成為中國同期六個戲劇、藝術節展的受邀或參演作品，分別為天津國際歌劇舞劇節、天津曹禺國際戲劇節、林兆華戲劇邀請展、上海國際藝術節、烏鎮戲劇節、上海戲劇谷演出季，其中在天津大劇院的中價位票就賣到了760元（其中政府補貼380元），而這個票價的座位還只是場內的普通座席。

但如果你真的走進劇場，可能會略感失望與驚訝，因為這部票價不菲並且被眾多節展擁戴的戲，舞台上只有3個演員和一個樂手，剩下的則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舞美：一張桌子，3、4把椅子，和一個掛衣架。劇中故事是一位在報社工作的女記者薩米，被發現擁有超級強大的記憶力，而被送去研究所進行調查和分析。她因為自己的超能力而丟了工作，只能在舞台上表演記憶魔術為生，然而過度的記憶給她帶來了巨大的苦惱，在從小習得了「記憶魔法」之後，她不得不學習該如何忘記。

故事不錯，表演也還可以，總體上是一部借助形體表演和調動觀眾想像力來完成的作品，中間和觀眾互動的魔術互動環節佔據了將近20分鐘的表演時間。平心而論，這樣一部作品，還不錯，但也僅僅是不錯而已，無論是就編劇、導演還是表演來說，放在歐洲戲劇舞台上都毫不稀奇，至多只能算是中乘之作。但為什麼

這樣一部作品卻成為中國內地6個戲劇、藝術節展的劇目呢？最重要的原因，恐怕是這部戲所掛着的聯合導演彼得·布魯克之名。

對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戲劇領域的學生或從業者來說，彼得·布魯克算是名頭最響的一位大師級的人物，他的《空的空間》和「一個人在別人的注視下，走過了一個空的空間，便構成了戲劇」這一論述，也成為戲劇青年們孜孜不倦引用的名人名言。在上世紀80年代，這個觀念對於打破中國傳統戲劇舞台上重舞美的創作方式而言，當然是相當有意義的。

但時過境遷，當世界戲劇已然翻過了將近30年的篇幅，無數新的觀念和手法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大師級作者和作品，紛紛登台亮相，停留在國人和媒體視野中的「戲劇大師」，居然還是彼得·布魯克這樣的9旬老人，則不得不令人感慨中國戲劇界的視野之狹窄和落伍。尤其是這樣一部小戲，其演出成本按照歐洲劇團的報價來說絕對不會太高，卻在不同節展上售出高票價，為之買單的是「慕名而來」的觀眾和中國各級政府重疊支出的高額財政補貼。

從對創作者的尊重而言，這部作品因為掛着彼得·布魯克的名頭，所以倍受



關注，大家談論起此戲時言必稱大師，而且常有「大師果然是大師」的讚美之聲。但事實上這部作品是由彼得·布魯克和他的長期合作者瑪麗·海倫娜·伊斯坦尼（Marie-Hélène Estienne）合作導演的，由於彼得·布魯克已經90歲高齡，對於執導工作的介入程度並非外界所臆想的那麼高。他因其盛名而成為劇目最重要的賣點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其他合作者能力與付出的低估和漠視，這種唯大師馬首是瞻的心態，或許是從眾心理的最佳寫照。

在上海大劇院中劇場觀看這部淡而平常的作品時，我內心其實還是挺感慨的：像這類作品，如果沒有大師的名字掛着，被普普通通地放在現場觀眾面前，他們還會那麼自信地一驚一乍地感歎和讚美麼？也許《皇帝的新衣》這類童話，一直都還存在着吧。

復排歌劇《白毛女》 巡演至長沙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董曉楠 湖南報道）由文化部組織復排的歌劇《白毛女》日前在陝西延安啟動全國巡演，11月26、27日該劇在長沙金陽大劇院上演，湘妹子雷佳擔綱第四代「白毛女」，演出收穫好評。

歌劇《白毛女》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公開發表後，延安魯藝創作出的中國第一部新歌劇，是民族歌劇的里程碑。《白毛女》不僅推動了歌劇的中國化，也培養了一代又一代藝術人才，如以王昆為代表的第一代「白毛女」，以郭蘭英為代表的第二代「白毛女」，以彭麗媛為代表的第三代「白毛女」，以雷佳為代表的第四代「白毛女」。

2015年是歌劇《白毛女》在延安首演70周年。為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和《中共中央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》，通過老一輩藝術家的傳幫帶，推出優秀青年藝術人才，提升青年演員的思想修養、藝術水平和表演功力，此次復排版《白毛女》由原作者賀敬之親自為劇本把關，著名歌劇表演藝術家郭蘭英、王昆和解放軍藝術學院原政委喬佩娟擔任藝術顧問，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彭麗媛擔任藝術指導，並大膽啟用新一代演員。

「喜兒」的A、B角分別由總政歌舞團一級演員雷佳、中國歌劇舞劇院青年演員蔣寧擔



■復排歌劇《白毛女》演出劇照

任，「大春」的A、B角分別由總政歌舞團一級演員張英席、中國歌劇舞劇院青年演員毋攀擔任。中國歌劇舞劇院青年演員高鵬飾演「楊白勞」，錢治國飾演「趙大叔」、武猛飾演「黃世仁」、常通飾演「穆仁智」。

雷佳在受訪時表示，復排版《白毛女》進行了一系列藝術創新以適應現代觀眾的審美需求，同時樂隊編制包括西洋管弦樂、中國民間絲絃樂器和戲曲打擊樂的結合，突出音樂性、歌唱性和旋律性。『『趙大叔講紅軍』、『穆仁智強搶喜兒』等幾場戲進行了再創作，新加入了『我是人』這個唱段，更加凸顯人物的性格和生存的權利。『喜兒和大春在山洞相逢』的一場二重唱，突出了這條愛情支線。』

雷佳此次擔綱主演收穫好評。著名作曲家、原中國音協主席趙季平表示，「這部劇雷佳有巨大突破，演出細膩，水準高，狀態好。」表演藝術家喬佩娟稱，「唱得好演得好，幾個片段都聲情並茂，引人淚下。」